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樂道堂文鈔·續鈔

奕訢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臬
衙
堂
文

鈔

董
恂
謹
題

樂道堂文鈔卷四

恭親王著

子玉不勤民論

書曰民爲邦本自古國之安危皆繫於民故賢君相之爲國計也有利於民則必爲之嘗讀左氏傳至城濮之戰而知楚子玉之剛而無禮以取敗者以其無勤民之心也夫子玉之敗不敗於敗之日蓋必有所由起子文之使子玉爲令尹也遠呂臣已知其不勝任矣及其治兵於蔿

國老皆賀蔣賈不賀亦知子玉之敗國矣夫二子何以知子玉之必敗也吾有以驗之矣城濮一役未戰之先子玉夢河神求己之瓊弁玉纓而許以孟諸之麋弗致也又不聽榮黃諫剛愎之至雖神不畏是卽取敗之道榮黃謂其自敗子玉又誰咎乎且夫瓊弁玉纓非有用之寶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其敗也非必河神之靈使之也然楚人尙鬼習俗使然故以瓊玉畀神自足以繫屬民心今子玉惜無用之物而卒以

敗績人將謂其喪師辱國而身死者皆弗致瓊玉之故假使子玉以瓊玉與河神有三利焉不以瓊玉爲寶而成廉潔之名一也上邀神貺而師徒無虧二也與神矣猶不免於敗績則申息之老不必咎人而咎神身亦可以無戮三也夢寐之事雖不可信然有可以藉鬼神之陰助以壯民心者殺之役也卜偃假柩聲以決大事之捷矣韓之戰也秦伯託妖夢以驗罰罪之言矣子玉藉河神之賜以激眾安知其無救乎抑吾

學文卷之三 金 卷四
二
又有說焉子玉而平日恤民也雖不以弁纓與
神誰能敗之子玉而平日不恤民也雖以弁纓
與神誰其佑之剛而無禮不惟不可治民而終
至於亡身子文有知其有愧於叔伯蔣賈也夫
學然後知不足論

夫不登岱嶽者不知山之高也不觀滄海者不
知水之大也不遊聖賢之域者不知道之無窮
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試申論之大凡人之未
入於聖賢之門者以爲聖賢之道人所易及自

謂其才自行其是洋洋然若無往而不自得者何也夫固未嘗學也未嘗學則聰日以塞明日以蔽如聾瞶之質一無所見一無所聞又何異乎其自足也且夫學者之弊莫患乎自足也自足則自盈自盈則自是不復求進於道矣古聖人患人之不學也詩書禮樂以教之德行道藝以示之由小成以至大成事至蹟也理至奧也盡格致之功極探索之力由淺以入深由表以徹裏由粗以求精孜孜矻矻終身無自弛之時

終身亦無自慊之時如農夫之望歲稼既登矣
猶若未慰乎億秭之祝也如商賈之市利價既
售矣猶若未獲乎倍蓰之償也顏子曰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夫以顏子曾子之賢豈其苦於高
堅歉於忠信者惟其深於學也故才之若竭身
之日省愈形其不足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古聖人猶不
敢廢學也而况於後人乎

季札論

春秋時吳有季札佳公了也先儒非之以其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吳光之禍然吾謂札之讓不足責而札之歸不討賊其咎實甚何也吳之亂諸樊啟之也諸樊餘祭夷昧與札同母弟兄皆愛札之賢故迭爲君而欲致國乎季札札之讓也以守節也夫使兄弟授受以及於札札不辭而受札之終將誰授之諸樊餘祭夷昧皆有子皆欲爭立是亦不免於亂也故責札之讓非篤

論也迨光之難作季札使而亡焉及歸復命復位而待舍光而弗討乃曰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嗚呼季札吳公子也誼之至親情之弗忍當正僭竊之名明君臣之義以討篡逆之罪庶幾無愧於人臣之節也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弑君之賊天地之所不容討之惟恐弗及也而乃舍之而不敢怨耶守節之士固如是耶且札自以爲力不能討乎使札而在國也光將有所顧忌而不敢逞其謀矣觀光之言

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可知光之所畏憚者惟
札也况乎札之賢國人知之若札奉一國之眾
因掩餘燭庸之怒而濟以楚徐鍾吾之師事安
有不捷者乎乃計不及此置之不討以父子兄
弟相殺終身無已之言爲辭嗚呼若季子者德
有餘而才不足也昔人有言曰君弑臣不討賊
非臣也吾於季札亦云

以道制欲論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

欲者也自非聖人治心之要遏欲爲先君子知欲之爲心害也故必有以防之樂記言君子之樂道而申之曰以道制欲夫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人孰不知道之不可離哉然知之而不能守之則內而爲私所累外而爲物所引其不離乎道者鮮矣學者以修身爲務未有自以爲非禮而蹈之自以爲非義而干之者也而或一時不自檢攝則心無所主溺乎情之所牽徂乎習之所染以聲色貨利爲可欣可羨之事久而

失其固有之良卽或知爲欲之所汨有時悔悟而勢有不得而遏也惟君子防之於未然於是道制之夫欲心之蠹也道心之的也防欲之萌杜欲之漸攻取之緣自外入者多方以誘我我則以嚴翼之心拒之嗜好之端自內生者隱伏以錮我我則以鎮定之心祛之懍懍乎大中正正之道而不敢違如權衡之懸而不可欺以輕重也如規矩之設而不可欺以方圓也如繩墨之陳而不可欺以曲直也居以敬存以誠則

內不爲私所累外不爲物所引有道心而無人心矣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惟君子能之

子西論

用人非難所以知人者實難惜乎子西有拯危定國之功而無知人之明也夫子西楚公子也昭王之立能以國讓及王之奔隨爲輿服以保路厥後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子西不亦有功於楚耶雖然郢都之復子西固有其功白公之亂子西豈能辭其咎乎夫白公何人也

楚太子建無良爲鄭人所殺其子曰勝在吳詐而亂者也古人有言曰去疾莫如盡使勝在楚猶宜去之今旣在吳其無能爲禍於楚矣奈何子西召而用之使處吳境爲白公是猶引豺虎於室內而參養之鮮有不爲其噬者子西之視勝固信而勇者也子西卽不知其人聞葉公之言亦可悟矣詐者之信不顧仁而但求復言亂者之勇不率義而惟期必死詐與信勇與亂正相反也何其識之謬也旣而白公因其私讎而

請伐鄭許之晉人伐鄭則又救之是激之變也
及勝厲劔直言禍端已起平旣以告先爲之討
猶易耳乃猶不悛而以翼而長之之言自解是
蓄之毒也何也夫固以詐而亂之勝爲信而勇
之勝不知其人若爲其愚弄而不自悟迨亂之
旣作以袖掩面而死楚國不絕若綫子西之咎
其何辭乎史稱昭王欲用孔子子西沮之書社
之封終止不行嗚乎子西不知白公之爲人而
謂其不爲不利豈能知吾夫子之聖耶

君子思不出其位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示人以治身治心之道於卦象三致意焉其在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嘗援其辭以示戒矣夫艮止也止其所也艮次乎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君子觀其象而知人之素位而行貴有慎思之功焉今夫人所處之地不同所處之時亦不同大而君臣父子之經凡所謂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者當各盡其道也近而視聽言動之際

凡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當自峻其閑也蓋日用事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而爲人所當止之所謂位也然人各有其位而鮮不出其位者何也不慎思之故也心之官則思幾之動也動則隨感而應常擾於不靜矣愛惡之私汨於中攻取之緣引於外安有不出其位者哉君子則不然居敬之學窮理之功非一朝一夕也居敬者心至壹窮理者心至精大而君臣父子之經近而視聽言動之

際出不出之界固甚微且危矣君子於身之所處卽爲心之所思無過無不及不敢越思而軼乎位之外也不敢廢思而曠乎位之中也大學之道由知止以至得止其卽良之所謂止其所也歟

魏子辭梗陽人賂論

從諫如流士大夫難之春秋時世祿之家怙過不悛逞剛愎之私以致貪婪之咎者不可勝數如魏獻子之辭賂可謂能納諫矣當其時梗陽

人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夫斷獄者必公而無私然後曲直昭然易之訟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魏子若受梗陽人賂曲直又何論耶爲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賢大夫也胡爲乎一念之貪遂欲受賂鬻獄而不自禁也夫豈無前車之鑒乎樂桓子之請帶范獻子之請冠貽誚鄰封魏子其亦知之况因獄而受女樂與羊舌氏之納女鬻獄同罪不亦惑乎使無閻沒女寬之

諫則受之矣且使有閻沒女寬之諫不聽其言則亦無可如何矣乃聞屬厭之言憬然而悟辭梗陽人二子未嘗以梗陽之獄諫也而魏子以爲小人之腹猶知屬厭君子之心豈不知足耶其辭梗陽人也若不知二子之爲梗陽人賂來諫也者斯眞能納諫者也抑又思之魏子將受梗陽人賂魏戍卽隱窺其意而屬閻沒女寬以必諫獻子有子矣閻沒女寬以食諫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而使魏子自止其亦善諫者歟

善教得民心論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君之所以馭民恃有政也雖然致治固恃有政而致治之本不僅在政也作之君作之師以君道兼師道則教尙焉孟子有言曰善教得民心試申其旨夫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三代而下民心日漓雖有禁讟詰奸之典而不能使梗頑之悉化衰慝之不萌長民者鮮不謂民之無良也噫民豈無良也哉有聖人起視民如子養之

斯以教之知民性之有恆也爲之推教思以節其性知民情之可見也爲之布教典以防其情教之仁以致其恩愛教之義以辨其等威教之禮以飭其彝倫教之樂以平其血氣天下風俗之原成之者在下而操之者在上風行草偃捷於影響仁以育之義以正之禮以齊之樂以和之勿謂民心之無常也勿謂民心之罔中也漸摩日久陶淑日深熙熙乎藹藹乎莫不尊親民之戴德於君以爲小民之性情而忘其爲天子

之訓迪也虞書曰敬敷五教王制曰明七教以興民德周禮曰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帝王之治其所以得民心者有同揆也德教洽而民氣樂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亦思乎致治之本而已

董狐古之良史論

自黃帝創史官之職後世因之春秋時列國皆有史官世道衰微庶官多曠惟史官猶能存直道而不失其職如晉之董狐孔子稱爲古之良

史且謂其書法不隱猶三代之遺也晉靈公不君趙盾數諫靈公忌之使士賊之伏甲攻之噉葵害之盾之得免固幸也而靈公遂有桃園之難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夫弑君者趙穿也不曰穿而曰盾何也人謂桃園之謀穿非盾所使必以爲盾之知情是誣盾也然穿之攻靈公也不在盾未出之前而在盾甫出之際穿固爲盾作難者也故太史以罪坐盾也靈公無道自不待言然君卽不令臣不可以不共棄人用犬雖

猛何爲其言已不遜矣而復身率力士格鬪而
出心尙有君乎盾之無所逃罪一也提彌明盾
爪牙也爲盾死也固宜靈輒乃公介耳倒戟以
禦亦爲盾用是盾之黨已盈廷矣盾之無所逃
罪二也其自亡也旣恐事之不成身罹重咎又
恐事之有成身受惡名巧自爲計盾之無所逃
罪三也且盾豈不知君臣之義者乎宋人弑昭
公趙盾請師於靈公鳴鐘鼓以聲其罪乃於穿
之攻靈公也反國而不討賊何盾於鄰國之難

如彼其急而於內難之作若弗知弗聞也者盾之無所逃罪四也如謂穿之謀穿自爲之盾不知情何盾之未出山而復不惟不討賊也而又使穿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穿也盾之無所逃罪五也以罪坐盾直矣哉董史之書也平桓以降文武周公之澤旣湮仲尼之聖未出而史官秉筆直書能使奸惡悚然欲掩其名於天下後世而不可得齊崔杼之亂史書其名死者三人猶有執簡爭往者焉鈇鑕可加也而筆鋒不可

挫也抑又考之晉鞏朔獻齊捷於周周王私厚其禮而告曰非禮也勿籍則史之有所不載將使簡編失實無可考信矣噫人心之不古若也於史已可概見也已

君子所其無逸論

自古帝王治法本於心法心法之傳敬而已矣敬則自矢於勤而不敢自安於逸人君綜理庶政撫綏兆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怠無荒猶恐有叢脞之虞豈可圖厥政而逸厥逸乎

昔周公誡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誠以人君憂勤惕厲以敬宅身亦以敬宅心無逸之道卽君子自處之地而不可須臾離也夫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溺於所欲而求其所安則嚴憚之心亡而慢易之心生矣耳之於聲有足以娛聽者惑之目之於色有足以恣視者引之四肢之於安佚有足以供樂遊者從之欲敗度縱敗禮不恤民生之多困也不畏天命之難諶也怠勝敬則滅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其誰曰不宜蓋人心

之生也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公卿大夫各修其職士農工賈各習其業自上以下無有敢耽於宴安者况人君任天下之重熙帝載亮天工旰食宵衣慎乃在位而敢自暇自逸以速戾於厥躬耶周公於成王之初政恐其不能慎終于始也故作書以訓之曰無逸者敬之德也日所其無逸者以無逸爲所一動一靜無不在是主敬之功也帝王心傳不外乎

敬其致治也亦不外乎敬敬以臨下而禮樂政
刑之典所以保民者無不備矣敬以承上而參
贊位育之化所以體天者無不至矣虞書曰無
教逸欲先聖後聖固有同揆而召公之告成王
以王敬作所者亦此意也

政在養民論

君之於民也猶父母之於子也天子作民父母
故爲民上者撫有四海統一寰夏不以天下奉
一人而以一人養天下虞書記大禹之言曰政

在養民誠致治之要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天之愛民甚矣雖然天不能撫綏而保
父之故必置一首出庶物之人以爲天子代天
而治俾天下之民皆仰賴焉而罔不生然則
爲政之要不在養民乎古聖人之於民也興民
之利除民之害恐食之不足也爲之勸農事以
耕斂之恐衣之不裕也爲之詔女功以蠶織之
恐器用之不贍也爲之來百工以創作之恐貨
財之不通也爲之任商賈以交易之且也逸居

無教聖人憂之則以教民者養民爲之修禮以
飭其倫常爲之導樂以和其血氣爲之宣仁以
生其愛敬爲之明義以辨其等威相欺也爲之
權衡斗斛以信之相爭也爲之撻伐戒禁以平
之懼其未也年之荒歉則爲之賑卹以拯之人
之疾疫則爲之醫藥以濟之鰥寡孤獨之無告
則爲之常餼以給之瘖聾跛躄之殘廢則爲之
量能以食之民生斯時樂其樂利其利無一夫
不得其所此六府三事之治萬世所由永賴也

天下之民皆赤子也天生民而不能使民各得所養民各有其所養而又不能自養恃乎爲民上者父母斯民矢恩勤之意推鞠育之情以舉而措之於政所謂養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者乃政之所以爲善也與

介推論

春秋時晉有介推以隱稱者也焚骸禁火之說後世傳之聞其風者莫不追歎雖然讀左氏傳乃知推之不足以隱稱也何也謂其身雖隱而

心不甘於隱也介推之功傳記不載至其不言
祿後之人皆謂其超然世表可以爲濫功爭賞
者愧然推既不言祿祿之弗及乃意中事耳胡
爲乎出怨言也從來隱逸之士皆行其心之所
安豈有以怨懟之深而隱其身以逞私忿者乎
且夫晉文之得反晉國雖曰天意豈非人力哉
從亡者如狐趙諸臣負羈縶以嘗險阻十九年
矣賞之不亦宜乎乃推以諸臣貪天功爲己力
而譏文公之濫賞則古帝王賞功之典皆貪天

耶推果以從亡之臣爲不當賞則已亦從亡之
臣不賞乃其宜也何爲而怨也何爲而隱也不
言已之有功而言人之無功不言已之當賞而
言人之無功可賞不言之言甚於言者東萊呂
氏謂推之借理以逞怨推無可置辨矣夫君天
也天可怨乎推旣不言祿而因祿之弗及而出
怨言是怨天也此豈高尚士之所爲耶古所謂
高尚士者如巢許夷齊之儔或讓天下而隱或
讓國而隱皆以潔身爲樂而有誰怨乎若推也

者特以祿之弗及乃隱耳使祿之及於推也吾知推之必無怨言而不肯自隱矣富貴之於人一浮雲也祿之及也何足爲喜祿之弗及何足爲憾推之隱其心非甘於隱也以視濫功爭賞之輩其相去能幾何哉

養心莫善於寡欲論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一身之主而應萬事者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宰一身者此心可聽其自爲存亡而不知所養乎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請申論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孰不知
體有貴賤有小大不可以賤害貴以小害大也
哉然人感物而動同此心而至於失其本心者
何也不能養也其所以不能養者欲累之也心
至虛也至靈也無所謂欲也欲與百體爲緣者
也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四
肢之於安佚皆吾人日用所不能無者然以口
鼻耳目四肢之各有所好因以求臭味聲色安
佚之必如所好則汨於臭味之可嗜而侈靡之

心生矣溺於聲色之可娛而邪僻之心生矣耽
於安佚之可以自便而怠荒慢易之心生矣噫
一心也而百體害之不亦危乎學者知欲之爲
害也損以修之節以制之物之引也絕之於外
私之伏也治之於內不敢以臭味之嗜耗其心
而凡歆羨之端必主一以持之不敢以聲色之
娛蕩其心而凡視聽之交必守正以拒之不敢
以安佚之自便放其心而凡動容周旋之際必
居敬以防之使口鼻耳目四肢各司其職而天

君爲之主則賤無以害貴小無以害大此心常
葆其至虛至靈之體而不爲百體所役乃知心
之存係乎欲之寡而養之之道得矣若夫修省
之久克治之深其所以遏欲者寡之以至於無
斯其所以洗心者養之以幾於化清明在躬從
心所欲不踰矩則所謂聖者也然其詣豈易及
哉

狼暉論

古之人以義成勇者必得乎理之正未有任乎

氣之偏者也若以忿憶之激而逞其勇雖以身
許國乃烈士之所爲非義士之所爲也左氏傳
詳晉狼曠死秦師而得君子之稱吾竊有譏焉
殺之役曠因斬囚代萊駒爲右箕之役先軫黜
之而立續簡伯曠之爲右得之意外及其黜也
則亦失之意外曠之怒也亦人情之常也乃其
言曰死而不義非勇也是曠固以義自許矣彭
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在曠之死自謂其
死於義也噫曠之死以黜右而死也會是以爲

義乎爲人臣者得志則竭力以致其身不得志則奉身而退唯命是聽而已若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子文爲令尹三已而無愠色其度量加人一等矣暉以黜右而逞其怒以至於忘其身此匹夫之勇也烏得謂之義乎夫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使暉而死於前日之爲右也則其死宜也使暉卽不爲右而奉主將之令帥偏師以禦敵而死也則其死亦宜也若暉之死何爲而死者也不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假

公義以洩私憤狃乎氣之偏而未明乎理之正也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矜知死而不義之非勇而不知死而傷勇之不足爲勇尤不足爲義也噫使矜而不黜右也吾恐矜之未必能以身死敵也已

以道制欲論

人有七情欲要其終人非聖人孰能無欲然有之而不自制則心之害也記曰以道制欲蓋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今夫人性皆善也性之所

同有理而無欲也然人感物而動始焉客感誘
之於外繼焉罔念錮之於內欲之爲害非一端
也其幾也伏於隱微若有不可制之形其發也
迭爲攻取又有不及制之勢噫嗜好之中乎人
心也奢侈因之淫佚因之怠荒傲慢因之凡人
視爲可欣可羨之事必求之而必得之其害可
勝言哉君子曰吾有以制之制之若何曰以道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而天下古今之所共
由也以一心之克治爲百體之範圍口之甘於

味也則以淡泊之志禁之耳之悅於聲也則以聰聽之神防之目之耽於色也則以清明之氣遏之天下之物之不能相攝也必有以宰制之者而莫不聽命天下之物之不能相下也必有以節制之者而莫與爭強君子得其道矣道綜乎萬變如軍中之有帥卒伍爲所節制而不敢失其律也道統乎一尊如寰內之有君臣民爲所宰制而不敢越厥志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者卽欲之與形氣爲緣者也君子精

以察之一以守之不使雜乎形氣之私而純乎
義理之正則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退處於無
權斯卽所謂以道制欲者歟

鄭莊公不朝王論

春秋之始鄭莊稱強可爲桓文先聲然上凌天
子春秋二百四十年間諸侯不知有王者鄭莊
爲罪之魁昔人謂其首倡不臣之逆莊公固無
可置辨而論古者又有誅心之議何者人知鄭
莊不臣之罪無可道而不知鄭莊之不臣而不

自居於不臣其罪尤不可道鄭莊之不臣自取
禾取麥始怨王之貳於虢交質因以交惡已不
知有王室矣然其後入朝於周又以齊人朝王
論者猶謂其有禮旣而宋公不王以王命討之
與齊人入郕亦以其違王命而討之論者亦謂
其有勤王之義焉乃以王之奪政而遂不朝且
以王之來伐而遂禦王師至於二拒合攻射王
中肩其不臣之罪彰彰矣然其罪猶有深焉者
王卒旣敗王以矢傷莊公於祝聃之請從也則

援君子以自况而以不敢陵天子爲辭是射王之咎加之祝聃一人矣且是夜也使人勞王兼問左右前之戰攻何倨而逆後之勞問何恭而順莊公欲逃憑陵天子之名僞爲悔悟之舉使後人共諒其不得已之情也故後世議者以爲繻葛之戰皆桓王之不禮奪政實以致之也然則莊公之詐險已甚矣推而按之前此入朝於周以齊朝王祇以周旋王室陽雖爲奉王之禮陰未釋貳虢之怨也至其伐宋則討以王命入

廊則討違王命非有王師之出王命之頒特假
王命以爲名乃可挾天子以令諸侯耳以此斷
之莊公之不臣其情固無可恕莊公之不臣而
不自居於不臣其情尤爲可誅春秋時之大奸
人鄭莊爲首段弟也而逐之是謂不友武姜母
也而囚之是謂不孝不孝不友固不能逃不孝
不友之名也不臣而欲逃不臣之名也惡乎能

華元食士論

恩怨之於人甚矣恩無厚薄皆可以感人怨無

大小皆可以怒人夫以怨報怨自古有之乃有以區區飲食之故至仇深切齒者則怨豈在大哉左氏傳詳宋鄭大棘之役宋師敗績其敗也因羊斟之御與入鄭師故敗也雖然宋師之敗固羊斟使之羊斟之敗宋師則華元使之未戰之先華元殺羊食士其謂軍旅之事將與眾士同甘苦共死生也故示之以恩也若羊斟者乃其御也執鞭奉轡借出入有年親者近者莫御若矣在羊斟以爲元之食士於險阻共嘗之人

當先及也胡爲乎食及疎者遠者而親近之御士乃不與耶與之而羊斟自謂分所應得不以爲德不與則羊斟失之意外矣夫人情於失之意外者其怫心實甚其蓄憾實深驅車趨敵師喪帥擒報何如乎彼羊斟無良之人固不足論華元身爲主將無以待親近之御士至於辱身辱國其咎不亦重歟厥後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羊斟以私憾而敗國殄民非元之讎國之賊也執而戮之可也而華元反慰安之

惛耶愧耶抑自悔耶噫趙盾以簞食而免難華
元以分羊而敗師以此觀之恩怨之間所係固
不重哉戰國之時中山王以羊羹不遍而亡國
豈未聞華元之事乎

寡過論

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也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何過之有自非聖人進德居業朝乾夕惕不敢
云無過也而其克己之功兢兢然以治其心以
修其身者期於過之寡焉斯可矣夫過豈易言

寡哉人莫患乎有過而不自知也內則私意有以汨之外則物欲有以引之陷溺日甚錮蔽日深而愆尤日集冥然罔覺無怪乎其爲過之叢也乃或知之而不能改畏難苟安雖有父兄之督責師友之規勸而任過之爲疚於心爲害於身始焉去之不決繼焉順之自便久且習之以爲常然則過將何以寡乎君子戒愼恐懼慄慄乎日用出入之間其於過之未形也省過惟恐不嚴其於過之旣形也補過惟恐不及故一言

也呐呐如不敢出一行也惕惕如未能勝幽獨
隱微之地心無越思設吏監以繩糾之所謂謹
乎其內以防其外也出入周旋之間身無妄動
立規矩以範圍之所謂制乎其外以安其內也
慎言慎行非一朝一夕之功矣若夫寡之又寡
以至於無則亦進於聖矣然其詣豈易企及哉

卻宛論

書洪範詳三德一曰正直直也者謂其不枉已
以從人徑行自遂無所避忌吾聞直失之剛未

聞直而失之柔者也春秋時楚大夫有郤宛左氏稱其直而和以吾觀之謂之和則可謂之直則不可郤宛爲楚左尹攷其事蹟傳不多載而觀其致禍之由已決其未可謂直矣當是時囊瓦爲令尹賄而信讒費無極惡郤宛之爲人欲傾之久矣於是設爲令尹飲酒之謀以給郤宛使宛而爲耿介之人必固辭之乃宛則曰令尹來辱爲惠已甚何其辭之婉且卑也吾知其不能爲直也宛旣許令尹來飲則亦已矣而又患

無以酬之是其心既以令尹之來爲榮而更欲圖報以求媚因無極之汲引思以投令尹之所好則亦趨勢赴利者之所爲也吾又知其不能爲直也夫無極之讒令尹之賄而信讒國人皆知之矣宛獨不知乎使宛而果不知也乃告之飲令尹酒則從之告之酬令尹甲則從之任人愚弄一無所拒是懦也直者不爲也若知無極之讒而強爲曲意以順承之知令尹之賄而信讒而欲因私酬以固結之內實畏忌外事周旋

是僞也直者尤不爲也古之稱爲直者或以直
諫得罪於君或以直言結怨於友直而不免於
難者有之矣若卻宛之喪身亡族讒慝在前不
自遠之而反近之和而已矣惡得爲直耶

士燮論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自古良臣之謀國也深維
其本急功喜事之爲所不取也嘗讀左氏傳於
晉范文子之爲人知其器識卓越春秋賢大夫
未有與之頡頏者鞍之戰振旅而還文子後入

以避代帥受名之嫌勞而不伐固可以爲保家之主矣至其憂國苦衷舉諸臣智勇之謀皆不足尙蓋其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鄢陵之役晉大夫皆欲戰文子獨以爲不可未戰之先日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旣戰之後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以諸侯之叛爲可快以師之大勝爲可懼文子之言無人不異之者文子豈故爲此異人之談使人之忤耳莫能聽也哉夫國之所以久安長治者君令臣共上下和

睦禮之經也德之則也而國之福也是時厲公無道三郤驕奢政出多門亂將作矣而晉之君臣不以爲憂乃汲汲以伐鄭勝楚爲急務文子所謂羣臣輯睦釋楚以爲外懼者彼樂書中行偃諸人挾小智而貪近功亦何足以語此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使楚鄭而爲晉患也君臣知懼三郤之難猶恐莫弭戰而勝楚是天奪其鑑而益其疾矣此文子所以未戰而憂旣勝而懼也文子不忍見禍之作故反自鄢陵遂使祝宗

祈死蓋韓厥之所爲文子所不爲也嗚呼書偃
之難作而文子之言驗矣而亦知文子之憂國
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矣

儉可助廉論

周官以六計弊羣吏曰善能敬正灋辨皆以廉
統之廉固人之所尙也士君子以廉自守則所
以濟其廉者亦自有道矣昔宋范忠宣公有言
曰惟儉可以助廉凡人之情患得之而患失之
者貪慄無厭惟利是視固不足論也乃或知廉

之爲貴始焉清潔自矢一介必嚴久則不免失其所守何也衣服以鮮麗爲榮飲食以旨甘爲美器用以雕幾刻鏤爲文嗜欲之緣萌於內紛華之習引於外奢靡競趨日甚一日百夫之力不能供一身之奉數歲之藏不能濟一時之需至於財之旣匱用之旣絀不得不取之於人雖夙慕乎廉之名而欲成其名不可得也不儉故也是以君子知不儉之有害於廉也衣服爲之制而以質爲貴飲食爲之節而以菲爲宜器用

爲之度數而以樸素爲尙外祛乎世風之靡內
思乎物產之艱日用有常量入爲出其出也無
憂其不足其入也日見其有餘夫人處有餘之
境而猶汲汲焉非所取而取之者未之有也以
之處家則不肯臨財苟得以虧義也以之爲國
則不敢誅求無藝以害民也以淡泊之志而全
不貪之名故曰儉可助廉也書曰克儉于家又
曰慎乃儉德古帝王猶且以儉相儆而况於臣
庶乎

范武子杖擊文子論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世家之子弟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耶席寵怙侈固其身之罪也而皆父兄不能教之咎也嘗讀國語歎晉范武子家教之嚴也昔武子以文子三掩人於朝以杖擊之折委笄夫武子之有造於後人者大矣大凡世家之子資多穎敏不患其智之不及而患其智之或過不患其才之不足而患其才之有餘內用其聰慧外詡其英華則將自矜其才自逞其

智而以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驕泰之心剛愎
之氣日甚一日矣如晉卿卻至之伐欒厲之汰
或身罹於禍或及嗣而亡良可慨也雖然卻至
猶知人之所以立而不敢先欒厲猶知從諸大
夫讓而不敢違夫豈不可訓誨惜無爲之父者
教之義方耳武子於文子之對秦客怒而辱之
所以深折其英年豪銳之氣使之動心忍性有
才而自斂有智而自抑庶幾可以爲保家之主
乎其請老也猶謂文子曰爾從二三子爲敬夫

敬者禮之輿也處世之道無過此者故文子終身無急功好名之心鄢陵之役師還不敢代帥受名鞍之役未戰而憂旣戰而懼皆懍懍於武子之教而不敢忘也厥後文子因士匄之多言而執戈逐之亦推武子之意以教其子也文子之善述其皆武子之善教也夫

宋襄公論

嘗讀公羊傳謂宋襄公泓之戰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固矣哉公羊氏之

論也夫宋襄公迂而愚者也觀夫宋襄之求霸也自敗齊圍曹以後視霸圖之易猶反手耳故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已見其不度德不量力矣旣而諸侯會宋襄于孟楚人執之幸而釋之乃不以爲辱而猶伐鄭以致楚師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敵強楚師之來不戰固上策也襄公不聽司馬子魚之諫而必與之戰旣與之戰矣則當乘其未濟未成列而薄之乃又不聽子魚之言以至於敗績傷股嗟夫宋襄之敗

實有以自取之也夫以楚之未可與爭也召陵之役桓公退師與屈完盟而還城濮之役文公合齊秦諸國之兵而僅獲一勝襄公自視與桓文何如而欲以區區之宋靖楚氛而創霸業耶且襄公會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不仁未有如此者矣而其戰也則曰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之不忍爲而忍於用人祭社此何心哉旣敗之後國人咎之猶假君子以自文援古之爲軍以自解其迂也甚矣以子魚之德之才而

不能不用不免於敗師傷股之羞其愚也甚矣或曰五霸當黜宋襄宜哉

剛而無虐論

書之示人以剛者詳矣臯陶謨之言九德也曰剛而塞洪範之言三德也曰剛克剛德之美者也而有所以全剛之德者則如舜典記帝之命夔所謂剛而無虐者其義更切明矣夫剛之所以爲剛者固有其道也至聖之德其柔也足以有容其剛也足以有執柔與剛相濟而各得其

宜者也自非聖人則氣質之偏柔與剛過皆失之而失之剛者其弊滋甚戇直出於性情嚴威形於聲色而其見諸行與事者有因忿憶而入於殘苛者矣有因激厲而流於慘忍者矣暴君酷吏之所爲皆剛爲之累也是虐也是剛之必至於虐也聖人有憂之故於典樂之命詔以教之之道夫教之屬乎典樂者何也蓋致樂以治心有以養和平之德而救氣質之偏教之樂語以涵泳之教之樂舞以節文之教之樂德以陶

淑而化成之夫然後血氣和平暢於四支而發
於事業以之立身則所謂望之儼然卽之溫也
以之敷政則所謂猛以濟寬寬以濟猛也以之
莅民則所謂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也惟其
無虐也乃可以爲剛也夫子於乾文言曰乾元
用九乃見天則朱子釋之以爲剛而能柔天之
法也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剛以體言健者
剛之用也剛健歸於中正故純粹以精也是可
與書之所云相爲發明也歟

原軫論

自古忠臣義士以身許國非死之難而所以處死者爲難惜乎晉大夫先軫以霸佐之才而爲匹夫之諒也晉文公之霸也報施救患先軫倡言之及城濮之役分田畀宋許復曹衛橫擊楚師皆軫之計其勇而有謀晉大夫無居其右者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洵無愧矣然吾有譏焉軫以晉襄公之歸秦囚不顧而唾自知逞志於君罪不容道遂於箕之役免胄而死狄師君

子曰其志洵可哀矣其死則有餘辜矣夫軫旣
自知其無禮於君而欲痛改前非則當以德義
之正化血氣之剛內竭臣忠外弭敵患豈必汲
汲於死乎卽謂罪不容道宜死以伸國法亦當
請命於君而明示之罰乃於狄師之來輕身赴
敵不顧義之所在豈死所乎軫亦思其時爲何
如人乎身爲主帥軍之號令師之耳目繫乎一
人使以長子之寄而身死於戎行軍中無主而
卒伍驚變敵人乘亂而攻喪師必矣晉人之勝

白狄亦幸耳使不幸而師敗也先軫辱國之罪不益重乎且軫之辱國又不必師之敗也成師以出而軍帥先亡已大爲國之恥矣嗚呼是亦不善處死者也呂伯恭謂其沒有餘責與自經於溝瀆者等宜哉夫狼曠以黜右之忿死於彭衙之役人猶謂其出於忿激而非之然其所以死者欲以自效也死則死矣若先軫者何以死哉

寬而有制論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聖人之致治也仁以愛之亦必義以正之撫民以寬仁之則也議事以制義之宜也致治者固不可不寬而又不可一於寬也成王之命君陳曰寬而有制誠得致治之要矣夫爲政者以好生之德而致無疆之休未有不以寬爲主者也雖然政有失之寬者以慈良而失之姑容以忠厚而失之偏黨以溫柔而失之因循其弊可勝言哉昔者堯舜以仁政平治天下虞書詳帝之命曰敬敷五教在寬又

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之言曰御眾以寬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雖堯舜之時有教不
能無刑有賞不能無罰爲政者可以知所法矣
蓋政之所以爲政者固有公平正大之體紀綱
法度之施也祈年報嗇以慰三農也而畛洫涂
澮之規有其制也餼廩稱事以勸百工也而器
技奇巧之禁有其制也市廛而不稅以利天下
之商也而賣質質劑之灋有其制也關譏而不
征以恤天下之旅也而啟閉節傳之令有其制

也推而言之等威有制以定尊卑之分則僭越之端自弭也冠婚有制以明內外之別則淫僻之行自消也財用有制以酌出入之宜則奢靡之習自化也且夫爲政之要在乎任人善者進之不善者退之若必以寬示含宏之量則巧佞相因濫膺仕版而賢才轉爲所阻欲人之稱任胡可得也爲政之要又在乎安民攷其行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必以寬詡博愛之名則奸競無忌擾害閭閻而良民皆爲所累欲民

之又安胡可得也不觀夫天道乎萬物資始天之所以無私覆也然而四時之錯行有其序日月之代明有其度風雨雷霆之流散鼓盪有其節候陰陽相摩溫肅相循故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爲人君者體天之心以爲心溫慈惠和以效其生殖長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則仁以育萬物而義以正萬民卽所謂保合太和各正性命之道也歟

經正則庶民興論

天之生斯民也有民卽有經經也者所以正民之不正而使民歸於各正者也故治天下者必於天下之大經而經綸之孟子有言曰經正則庶民興請申其旨夫自綱常倫紀以及日用事物之間其道爲天下之所共由而其理爲古今之所不易者皆經也經固無不正也乃自異端之競起也邪說無忌正道不明以兼愛爲我之學誣民以索隱行怪之術欺民以清淨寂滅之教惑民民性有恆也民情不相遠也然耳習聞

之目習見之則且受其所誣信其所欺喜其所惑遂使固有之恆心日以失而農工商賈之恆業不能相安此誠民之患也而非民之咎也何也經不正之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慎修立極旣躬行以先之而秩敘惇庸復有以教誨而訓告之其法禮樂政刑其文詩書易春秋其人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如權衡之於輕重如繩墨之於曲直如規矩之於方圓民之仰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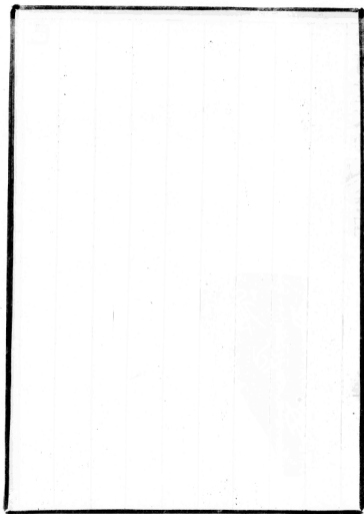
雲漢之昭回於上而莫不光被如日月之照臨乎下而莫不就瞻則見其龔乎鼓之軒乎舞之而勃然興矣然則爲民上者使民之漸仁摩義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經旣正矣則聖教昌明一道同俗皆知崇正學以黜異端雖有一二愚民向爲異端所誤者亦自悔悟變化而與興起之庶民蒸蒸然同歸于治也

已

樂首堂文集

卷四

四



樂道堂文鈔卷五

恭親王著

高宗夢得傳說辨

書有之高宗夢帝賚良弼乃審厥象以形旁求得說於傅巖之野爰立作相余甚疑之高宗果亟於求賢耶雖居亮陰之中而使羣臣各舉所知用揚側陋說必起自版築間矣何待夢之感格而以形求乎且人君欲爲天下得人其任人也考以言試以功何如其慎也若夢寐之間渺

冥不可知在常人猶未之信况高宗中興令主而乃示人以渺冥不可知之事乎夫天果以良弼予武丁君明臣良際會以時豈必假諸夢以賚之耶若武丁果以夢而得良弼則後世之君亦可晏然高拱而待天之賚耶向使武丁有其夢而無人以肖其形則將無可爲相耶且使肖其形者非如傳說而爲兪壬不可用之人則亦將立而爲相耶古史之事在存疑不可深論者多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周叔服能相人說

術有以相名者卽人之容貌顏色以決人之吉凶天壽似未可信然其說往往能驗何也相因乎心由微之顯自有其理非盡任乎術也左氏傳詳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曰食子曰收子曰豐下有後聽其言簡而賅厥後叔服之言皆驗矣人謂相者之術與巫醫等皆小道之無足深論者其言之有時而中亦幸耳否則叔服數語左氏爲文而修飾之也以吾觀之亦未盡然

叔服爲周內史非必習乎相人之術者也禍福
惟人所召固有可以預定者如左氏傳所載鄭
伯視流行速士貞伯知其不能久單子視下言
徐叔向知其將死邾隱公執玉高魯定公受玉
卑子貢知二君之心已亡其言之驗如影響之
於形聲若此者不可勝數豈皆言之幸中耶抑
皆左氏修飾之文耶夫相固術也然以一言定
人一身之休咎亦必有不易之理焉書曰惠迪
吉從逆凶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誠於中形於外則心之善惡厚薄卽身之禍福所兆也推而言之至誠之道所謂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者亦於人之善不善決人之休咎耳文伯惠叔賢而孝者也賢者天所佑叔服之言其辭簡其意賅殆以心爲相者也以心爲相是理也非術也人固不可惑於相之說而明乎術之有合於理則容貌顏色之間善與不善卽禍福所倚伏不待龜卜蓍筮而決也然則人皆可以相人也豈獨叔服以能相傳

也哉

讀蘇老泉六國論書後

六國之亡賂秦也宋之衰賂契丹也予讀蘇老泉六國論譏六國以地賂秦坐受破亡之禍然而老泉之論非論六國也宋賂契丹歲幣日增雖未至於割地而與六國賂秦同一覆轍夫六國與秦等爲諸侯秦雖強一國也六國雖弱六國也假令六國同心并力西擊如老泉所言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

之奇才秦勢雖強豈能爲害耶宋之於契丹亦然眞宗不聽寇準畫策乃遽許其和以議歲幣且曰必不得已百萬亦可何憚慄之甚也爲積威所劫宋之坐弊以此南渡後則又甚矣老泉遠識固有大過人者其言曰以天下之大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情詞危切撫時之感躍如與辨姦論皆有先見之明豈徒文辭也哉

讀歐陽子朋黨論書後

嘗讀宋史歐陽修傳稱其天資剛勁見義勇爲

殆所謂古之直也及讀其所作朋黨論則又知其正直可風矣公之論蓋有爲而作也時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諸公相繼執政而王拱辰輩嫉其賢欲傾之希文之貶饒州也歐陽子及尹洙余靖諸人皆以直希文見黜羣邪目爲黨人於是朋黨之說起厥後杜范韓富諸公因劾被謫於是拱辰輩得以快志矣自古小人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以盡去善類也公旣疏陳之復作朋黨論以暢言之其要旨謂小人無朋君

子有朋惟在人君辨君子小人不問其黨不黨也援古事以相證備陳治亂興亡之迹宜乎仁宗之感悟也公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嘗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讀公此論知公之拒羣邪而釋君疑有裨於國者大矣至其文反覆曲暢婉切近人猶其餘事也東坡謂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信哉

擬范浚心箴

人各有身心爲之宰出入無時乃招尤悔操之

則存舍之則亡人禽幾希曷其不防勗哉君子
體有大大爲小役厥惟心害孰操孰舍孰亡
孰存曰誠曰敬入德之門制乎其動以養其靜
一日百年恐懼修省修齊治平正心爲先懍之
慎之用希聖賢

擬張方平四箴

敖不可長

直內之功君子主敬反之曰敖乃爲心病接人
以莊守己以正戰戰兢兢克念作聖

欲不可縱

情之所動欲斯隨之敗度敗禮莫能自持毋溺於習毋汨於私內外省治念茲在茲

志不可滿

在心爲志藏之於密滿則招損其惕其慄淵涵能容川沖不溢以虛受人日慎一日

樂不可極

樂得其道樂以道心樂其所樂卽於愒淫十愆斯儆四勿斯箴戒之戒之監史如臨

擬姚崇口箴

人之有口口司其職言無口過爲天下則君子
戒之德裕乃身勿以躁妄失口於人好言莠言
皆出自口口以立言斯爲不朽日費而煩伊誰
之咎君子戒之惟默惟惺古訓是監口緘背銘
先儒是式守口如瓶彼何人斯習爲辯給利口
喋喋惡之所集讒口囂囂禍之所及君子戒之
慎爾樞機至樂無聲大音必希其性存存其口
啞啞孰司爾喉孰捫爾舌書誠起羞易傲騰說

口無擇言希聖希哲

擬崔子玉座右銘

斯人性皆善知能受自天毋爲習俗染毋爲物
欲牽待人順以恕修己壹以專慎言如不出砥
行其無愆誠乃德之固敬乃福之緣黜奢以儉
制警惰以勤先典禮常肄習詩書務精研有過
不自文有善不自賢聰明無敢作好惡無或偏
懷哉書座右箴規在目前

葆光室銘

山以玉輝而石胡爲乎硜硜川以珠媚而水胡
爲乎茫茫夫惟韞而懷也乃鬱久而大其發揚
今茲斗室

賜題葆光不滿不竭義取蒙莊繹高深之

訓誥重五夜之徬徨無斤斤以自喜無赫赫以
相將第加膏而希耳敢微炫其寸長而彼積厚
而流者顧未嘗不精燿華燭炳炳而煌煌吁嗟
乎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

賈筠堂相國夫子手書孝經讀本識語

道光丁酉余甫六齡出就外傅從翁二銘先生
越歲戊戌先生乞假歸里卽受業於賈筠堂先
生朝夕討論十有餘年賴先生切磋琢磨之功
略開茅塞先生品端學粹旣長於詩文尤工於
書法嘗於講習之餘手錄孝經一帙以便誦讀
大矣哉先生之意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行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辨等差別上下胥在
乎此人能明於孝敬之道則脩齊治平之理不

外是矣可知先生之教不僅爲經師卽立身行
政在在可奉爲圭臬余因是裝褙成冊用以收
藏并邀書齋諸先生抒句題之非惟誌余誠悅
之懷蓋欲使後之學者咸有所趨步云耳咸豐
丙辰仲春月識

朗潤園記

圓明園迤東而南舊有園寓一區俯枕長河周
圍不過里許是爲春和園咸豐辛亥余承
恩命賜居於此

特發帑金鳩工庀材繕完補闕是葺是營肯堂
肯構雍榛莽剔瓦礫無丹雘之飾無雕甍之靡
不尙其華尙其樸不稱其富稱其幽而軒墀亭
榭凸山凹池悉仍其舊越明年壬子而園成非
創也蓋因也是歲仲秋復蒙

皇帝臨幸

御書易園額曰朗潤

宸翰昭垂所以

訓迪余之拙陋之心者至深遠矣昔人有言曰

心容曠朗氣宇調暢又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
藝之芳潤夫人生於天地之間陰陽合德渾然
全體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天君爲之主
孰不知體有貴賤有小大不可以賤害貴以小
害大也哉然人感物而動同此心而至於失其
本心者何也物欲有以蔽之也耳之於聲有足
以娛聽者惑之目之於色有足以恣視者引之
四肢之於安佚有足以供樂游者從之欲敗度
縱敗禮乃以心爲形役始焉視聽誘之於外繼

焉罔念結之於內萬事感其心萬物勞其形錮蔽日深聰明日塞而欲不失其本心也烏乎能心至虛也至誠也惟其虛則心無所窒於凡天下事物之理湛然涵萬象之蕃藿而通其變惟其誠則心有所主於凡天下事物之理確然究萬善之精微而得其真如鑑之懸妍媸自呈而無遁影也如燭之照纖細畢現而無藏形也記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心鏡智珠礪磨日久則渣

淳盡消白生虛室物之誘也絕之於外私之伏也治之於內清明在躬於萬事萬物杳然紛擾之時而心得爲主宰先儒有言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熙熙乎藹藹乎蕩滌其邪穢涵濡其性情則常葆至虛至誠之心豁然無滯其庶乎有合於朗潤之道矣今夫天昭昭也寒暑之往來晦明之變化日月星辰光明晃朗雨雪霜露滋濡涵潤以成四時之序以遂萬物之生高也明也聖人之敷治也敬代天工順時布令善政善

教以化成天下如春陽秋露之光明潤澤所謂
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金鏡常懸璿璣是握
而所以敷教化定民志者未有不本乎光明之
道以垂治天下卽如

賜額之意

訓迪教誨亦皆寓於其中矣是園也臨清溪面
層山樹木蔥蘢旣靜以深荷池環繞竹徑清幽
樂蕃植則有灌木叢花青翠交加也學耕耔則
有田畦蔬圃量雨較晴也松風水月入襟懷而

妙道自生也仙露甘膏常浥潤而俗慮自滌也
研經史以淑情習武備以較射或怡悅於斯或
歌詠於斯而於樂山樂水之旨其稍有合也既
蒙

賜園名曰朗潤又

賜額曰池水共心月同明齋曰明道軒曰棣華
曰萃賞余之渥承

恩眷固已榮矣厚矣而

奎章炳煥訓迪之意亦已深矣遠矣園之正室

爲堂五楹額曰樂道書屋曰正誼皆

宣宗成皇帝御書所賜也凡可以占溪山之秀
供覽結之奇者爲榭爲亭爲廬爲廈每當興至
則吟賞託懷草木爲之含輝山水因而增色藏
焉修焉息焉游焉仰觀俯察風月之清朗林池
之秀潤遇目賞心亦有以愜夫恬澹之襟懷也
歟抑余因之有感矣園之北不及里許是爲綺
春園余於壬子移寓斯園而是年恭逢

孝靜康慈皇后駕臨綺春園循舊制也竊喜問

安視膳朝夕承

歡於膝下得以常侍

慈顏敬聆

懿訓詎意乙卯孟秋

奄棄臣民呼天搶地五內摧傷迄今仰

宮殿之巍峩瞻雲樹之蓊鬱近在咫尺迴憶趨

庭歡奉

色笑宛在目前而

音容杳杳攀號莫及余於數年之間兩遭大故

岵岵之吟終身抱慟孰知不幸有至於此極哉
爰濡筆以記

皇帝訓迪之深恩兼以誌余孺慕之懷時咸豐
丙辰仲秋月也

賈筠堂相國夫子六十壽序

聖天子御極之九載治光玉鏡卜協金甌將庸
延禧造福之臣藉贊合曜斟元之化而我筠堂
夫子適自山左還

朝遂荷

丹繪重登黃閣望崇泰岱沛霖雨於人間瑞應
中台爛景星於天上領羣仙之隊騰壽木之華
蓋是時我夫子春秋六十有二矣潞國精神晚
年益健溫公事業再相彌隆竊敬述所聞以當
引年之祝焉夫砥礪廉隅則四知必懷率循義
路則三惑務祛我夫子玉質葆躬金心植體誦
抑抑其儀之戒抱躬躬如畏之忱周茂叔接人
朗同霽月許魯齋律已懷若秋霜其行誼有如
此者若乃以摘洛鈎河之學殫陶元浴素之功

陸又人號石經裴頌世稱武庫琅函玉笈徧讀
奇書月窟天根精研奧義訂遺經於虎觀五經
無雙叩往事於蟬編十事對九其學問有如此
者况乎蘊蓄既厚著述益多黃絹之辭蜚聲於
綺歲青錢之選流譽於藝林迨登藜閣以校文
遂賦柏梁而應

制仙韶響協異藻輝騰其文章有如此者且夫
報

國以進賢爲上知人惟愛士爲先我夫子心濯

冰壺手提玉尺采珊瑚枝於網裏收藥物於籠中
桃李春濃栽依講幄桂林秋好植徧門牆陸宣
公能識昌黎蘇學士喜逢永叔其鑒衡有如此
者用是臺閣迴翔棘槐周歷王筠編集題以所
署之官甄濟命名授以所居之職當

先帝而恩榮至渥迨

皇上而寵任攸隆一德調元天下關其憂樂萬
民歧望域外問其起居鹽梅之職崇夔臯之業
偉已而我夫子委蛇益慎夙夜彌恭雖大猷炳

於巖廊小心匪懈卽餘慶衍於家術清節維嚴
以故膝下萊衣欽承庭誥階前蘭玉秀挺家聲
信乎德厚者祉蕃木深者末大至性之固固於
金石也達人之壽壽於旗翼也夙承辟咎親荷
裁成百尺宮牆久侍

三天之講習一編風雨難忘廿載之陶甄今者
學書幸成讀詩粗解而回憶髫年就傳講座摳
衣曉漏晨催便執經而問難午窗晝靜猶據案
以披吟小子之獲益良多函丈之追隨最久德

門行事耳熟能詳焉茲屆玉宇秋高瓊霄露泠
瞻壽星而彩耀登福地以筵開昔逢周甲之年
未伸郵祝今應鈞天之奏補獻瑤章韓魏公老
圃吟成恰喜香增晚節程明道經師望重所願
常坐春風謹序

咸豐丁巳年新正月初四日同雲密布瑞雪繽
紛喜成豐年頌八章章八句

聖人御宇功侔大造立我蒸民痍瘵在抱億萬
生生胥匡胥保實維豐年登成萬寶

右第一章

璣衡齊政玉燭呈祥時雨而雨時暘而暘和甘
以序用卜豐穰我疆我理自天降康

右第二章

天時旣順人工率作旣種旣戒田峻是若干耦
其耘邇阡遐陌總總林林亞旅主伯

右第三章

春作夏長力田逢年千疇綺錯萬頃雲連西成
咸告取困取廛乃慶多稼乃歌大田

右第四章

我庾我倉登我百穀黍稷重穆麻麥荏菽墉櫛
自如籌車斯祝農夫之慶含哺鼓腹

右第五章

其慶曰何曰

聖之仁耕田鑿井

帝澤陶鈞勞民勸相

帝德彌綸樂樂利仰賴

一人

右第六章

帝曰於戲康年有自如坻如京

天之所賜乃倉乃箱

天之所畀惟余一人寅承曷旣

右第七章

太平有象樂歲延洪年書大有是謂大同高廩

獻頌以答

宸衷猗與

盛世億載咸豐

右第八章

咸豐己未自題竹深荷淨小照讚

此境何境翛然絕塵猗猗山曲采采水濱汗泥
不染勁節有筠子猷曾種濂溪與鄰涼飈忽至
綠波微皺攤書獨坐片石嶙峋洞觀元化結清
淨因大地擾攘或喜或嗔繫余特立天懷常伸
明月照影空潭寫神香遠益韻心虛可親盡蠲
熱惱樂我性真有花有竹誰爲主賓披圖一笑
樂道主人

豐年爲瑞賦 以題爲韻

繫帝王之致治惟首重乎農功慶昇平於寰宇
仰美利於昊穹勿以祥符之昭應侈言福祚之
延洪欣倉盈而庾億頌櫛比而墉崇忭舞光天
之下歡騰樂歲之中蓋所以稱爲上瑞者在百
穀之綏豐誠以民爲邦本食爲民天三農斯任
八政攸先辨種稔於嘉種歌茨梁於甫田疆理
則地利必盡作訛則天時不愆是卽休徵之普
錫蕃祉之昭宣曰太平之有象以大熟之書年

彼夫獻瑞者鋪陳靈貺競迓神釐謂一人之有
慶宜百福之是綏奉瑞圖而效媚陳瑞牒而摛
詞四瑞則傳於唐志五瑞則歌於宋時十瑞則
記於祖氏百瑞則賦於左思雖揄揚乎前史乃
粉飾乎昌期非萬民之嘉賴亦稱慶兮奚爲豈
知率育偕歌降康有自銀甕丹甌何若耒耜耨
芟之貽以樂利寶鼎器車何若汙邪甌篋之厚
其儲積日抱戴而月重輪何若昏旦興作之勤
乎穡事雲糾縵而星聯珠何若風雨時若之愜

乎人意則且以雙歧合穎之生成爲屈軼華平
之奇異以黃粃黑秬之並登爲廚蕙階奠之備
致以田鳩野鴈之相催爲朱雁蒼烏之畢至以
獻羔稱兕之相仍爲赤兔白狼之咸萃惟年穀
之豐盈乃可稱爲聖瑞我

皇上廬念民依敦崇本務艱難培稼穡之基康
阜廣

恩膏之布戴

德者頌多黍多稌之詩沐

仁者詠如坻如京之句乃歌曰南陌東阡兮瑞
靄布濩培以祥霏兮膏以甘澍千倉萬箱兮民
以饒裕程程臚歡兮鼓腹含哺上答

宸衷兮敬獻豐年之賦

自序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中也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喜怒哀樂之成章也達達其由中出也辭達而道達也故通之天地無二也夫文與詩一也分而言之曰詩文合而言之詩亦文也文亦詩也故爲詩者必以清正爲宗雅潔爲主若議論文尤須根據性理機圓而通詞暢而逸然求其淵源聖賢表裏經術如文選序所

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豈易窺其涯涘也耶余
既綜戊辰以後之詩編爲續鈔一卷復錄近年
所作雜著數篇另爲一卷一併付梓題曰樂道
堂文續鈔蓋文人學士博覽多聞淹通今古生
平著述言言有補於世道人心必有以詩文各
集行於世者夫集者非一類也各有體裁皆以
類續也以余之才識魯鈍卽偶有所記不能不
筆之於書紀其事以達其意工拙殊不計及是
不得稱之爲文也率爾操觚不假藻飾鈔胥成

帙錄存而已更不得稱之爲集也是鈔也首錄
同治壬申恭進方畧表文二篇皆係同人公擬
原不敢據爲己作惟旣濫膺樞密之司忝列總
裁之任日趨

丹禁時秉

宸謨際茲軍務救平大功底定誦

文德而紀

武成載賡載歌似應敬謹錄存亦和聲鳴盛之
意焉爾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嘉平之月樂道主

人自序

樂道堂文續鈔

恭親王著

恭

進剿平粵匪方略表

欽惟我

皇上虹壁當陽

龍圖啟運靈臺測景值

漢日之再中柳谷占星識

堯天之無外

兩宮垂訓

孝治洽而鈎鈐明六幕同文

威棱張而玉衡正以

聖繼

聖秉大武於三會

鞠人謀人揚

天聲於七德

商威有截軫馳桂海之文

姬籙無疆策採岱宗之字

善繼

觀成之志有此

武功實惟

懿德之光受茲

介福觀瑤光七宿爲河海清宴之休徵考

金版六韜見

旋轉乾坤之經緯

國家宗基磐固疆索孟安

六七作配

上帝之郊禋三萬里入司空之版籍慶霄輝宙
瑞露膏年閒有扞網之愚不煩折箠而定蝟蠖
翔泳涵

亭育之慈象寄譯鞮化陸梁之氣屬以神州康
阜潛伏蘖芽邊吏恬嬉偶寬銜轡乃有粵匪洪
秀泉者天資凶譎左道佞張恃嶺嶠之阻深謂
潢池之可試焚香絳帕入祆社而稱靈義米朱
符託神叢而號衆乘火旱木饑之厄五龍講經
聚跳刀走戟之徒斗米作賊裾緣采綫始過市

而無譏囊探赤丸遂犯門而罔忌紅巾六等白
梃千羣自知僂民甘效奴賊獠咋人而漸大螳
拒轍而能驕智高有邕廣自王之心王則造彌
勒持世之語妖星害氣宵躔藤峽之山虺毒豺
牙晝飲桂林之水牙璋初發鐵額方張蟲沙之
廟化已多蟲蚋之撲搔難盡四面招討圍鎮無
功諸道行營扼巢不效奔兕開樊於百粵駭鱗
觸網於三湘盧循下桑落之洲楊太奪洞庭之
口雖嬰城搏戰不少九攻九拒之方而散地投

戈難用四正四奇之陣名城大郡唳鶴驚風長
江洪湖飛鯨跋浪梁山橫鑲難爲扼截之謀采
石量繩坐失喉衿之險穿刀容足衝朱雀之大
航鳴鼓吹脣躍青絲之白馬奪艨艟而載火伏
鱗繞以藏兵盜鍾山龍虎之都爲朱圉颺餘之
穴蝟繁鋒厲傳烽達於淮壖兔狡窟多蘊毒延
乎江表方且扇其蠅醜綴我貔軍吳淞旣困於
攻梁晏鼇復創於襲晉眩迷歸路鋌走郊畿橫
行者宋江三十六人城守者河北二十四郡狼

星睽眊敢向

威弧鼇足撼搖自投

天網

文宗顯皇帝拯萬方之厄申

九伐之經歐刀行失律之誅

齋斧選折衝之將懿親藩衛河閒孝恭之賢異
姓名王沙陀赤心之勇廉頗李牧出自禁中閔
天泰顛拔於材武得狄青於西班牙而任以專闔
收徐勣於歸義而用作干城虞允文起自書生

岳家軍出於義勇

知之而善任

用之而不疑乃

幹璇機

闡金筴以爲欲傾孽窟先據上游欲折兇鋒先
清三輔河魁應將并鉞森芒太乙陳軍雷碾鬱
怒羊頭鶴膝尙方蘭錡之兵朔簞燕弧六郡良
家之子鼓洪爐而爍毳軒濛汜以澆螢桐鼓殷
天鏃旗捲霧老羆當道先扼勝於天津狂象走

林遂合圍於連鎮赤龍吐電挾礮石以飛鳴鐵
騎凌霜踏河冰而平渡中黃士勁箬矢三鏃太
白旗高衝輞百丈長纓繫賊吉林詐馬之健兒
飛火注槍蒙古打生之蕃部布周陞而剗地暈
月成規拔渠答而踰濠陣雲如墨剖巢入穴桎
貳負以歸朝飲刃伏榘血温禺而釁社高唐州
一鼓而下梟鳴牙中馮官屯三版難支鼃沈竈
底臨戎鼓蓋人識高敖曹之容破陣笳鏡軍奏
蘭陵王之曲投弓窮羿果知射日之難被髮狂

夫始悔渡河之誤然而北風雖勁南紀未康方
棄螯之將窮適前禽之不戒相州師潰蜀郡彭
亡致財賦之大藩成荆榛之戰地

神謀早定

天策無遺用陶侃鎮武昌之西門使諸葛督長
沙之軍賦長沙完而糧通甬道武昌奠而水建
高瓴築塢守濡須之城輕兵塞淮泗之口衣冠
愜慨范蠡立君子之營扁舸巍峨楊僕創樓船
之號楚歌四面八千子弟之軍湘水九迴十萬

水犀之弩三呼蒼兕黑稍公陷陣如飛十丈青
龍黃頭郎習流而舞先清岳鄂則夏口燒船繼
掃蘄黃則九江歸漢揚旂於皖公山下而殺師
之角先摧刷馬於彭郎湖中而擧鞬之臂已斷
蔽江流梯頓成破竹之形曳地明光已有撥羣
之勢當是時

文宗顯皇帝方以十科選士五聽求言

周宣側身

漢文拊髀

身道卷之三十一
神經金匱授自九天

澄鑒銀華燭乎萬里

發蹤導窾晨披白阜之圖

晨食求衣夜聽赤囊之報

輟裘放賜千營銜挾纊之溫

畫箸伐謀諸將決埋根之計

爲民請命之語惻愴於

丹綸脅從罔治之條諄詳於

申命七旬弗格知頑惡之將殲百六已過卜貞

元之必復覩燕巢於齊幕待橐

毋野之弓聞鶴語於

堯年遽鑄

荆湖之鼎

應門顧命不忘未濟之艱難

畢郢升祠卽兆

大勲之底定

皇上上元膺運

下武作求當

秉璋奉瑁之辰有合璧聯珠之慶稟承
聖善奉若

詒謀凡

問

安視膳之年皆

訪道陳謨之日山川聚米

挈地絡於目中撻伐哀荆

運乾符於掌上

首清朝列

爰整戎機

知李靖有武略而兼文謀

命曹彬以大將而爲使相趙陽間馬皆

先帝簡拔之遺彭濮微瀘極公侯腹心之選時
則石達開就俘於蜀徼而蚤駟之形孤陳玉城
授首於壽陽而猱猱之齒拔南恢甌越洗兵胥
母之潮東取蘇松奪戟神亭之壘皆所以翦朝
吳之翼搯僑如之喉斷膂攻心扼吭拊背城開
鐵甕重收北府勁兵關叩秣陵增築藥園舊壘

常山列陣率然無自救之方坳水尺波鼃黽失
跳梁之勢九洑州斷其饗道乳哺立枯雨花臺
瞰其城闔走飛俱絕窮山睨酒徒聞呼癸之聲
約服舉旗已播伏辰之讖崇墉將圯不因壘而
乞降齊燼難收尙背城而借戰負隅逞鬪奪刃
乘危埽其遊魂攻我夾寨下潦上霧鼓無死聲
升糈判冰士有朝氣十盪十決五兵五當鼙枝
墜而技窮鳶縋沈而書絕於是將騎將步爲鶴
爲鵝埽外援而足盡虵僵塞走路而河枯魚泣

地中鼓角道古攻其東南樓上梯衝亞夫備其
西北餘鯨失水遁甲開山劉窟頭將掘地之兵
甘興霸作升城之督指招搖之星怒雲旛飛揚
候箕壁之風高火輜具舉星丸撒火地軸都搖
素練騰風天梯直上雷公擊鼓應龍之翼齊張
庭氏彎弓妖鳥之巢立覆防風已戮辨巨骨於
專車侯景未寒藏漆頭於武庫滅塵鏟迹盪穢
湔腥舉旛炳乎騶牙積甲高於熊耳洛陽父老
重見漢官威儀常侍囊鞬來迎大將旗鼓思明

既極朝義知窮懸瓠既夷洞曲自潰洪芒玕孽
童既殄遠行袁尙之顛李秀城副賊成禽生對
樓蘭之簿西江餘氣嶺外殘魂或逋誅於黔蜀
之交或遺種於雍秦之境靡不枯摧朽落冰泮
燼灰高張露布之長縑競唱勤歸之雅樂

甘泉飛報聞吉語於五日之中

明堂大開舞文于於兩階之上鐘鳴

長樂喜動

慈顏

弓掛橋陵慶邀

靈貺昔留今穫成

文王丕冒之功後舞前歌誦

太姒徽音之化惟

天惟

祖燔柴鏤璧之上儀視公視侯喬嶽翁河之茂

典

珠邱昭告三矢前驅

璇極光輝壹戎大定瓊圭鬯卣

釐召虎而剖符偉勒鑾旂

寵尸臣而銘鼎綜稽功簿皆容資轉三階永

詔勲常不僅侯封萬戶拔都標號如銀槍效節
之榮鷲尾影冠逾金璫附蟬之貴帷中閫外
露湛雲需尺功寸長

天施海潤蓋帷紆

惠醑勤事之蓋臣粟帛流

恩慰國殤之猛士

授羽林孤兒之職俾紹家聲

廣博士弟子之員用旌敵愾農租

蠲銓商算

裁緡猶復

慎埴思艱

涉淵知懼

智周善後不忘懲毖之詩

本務勸農特可墾屯之奏遣遊勇而脫巾不課

散鄉團而賣劍無虞火猛水寬

舉循吏以安清叻吳輕楚剽

設水師以控長江

蕭勻羣頑

盧牟六寓鎬銷燧灌劍脫戈包在昔殷伐鬼方
僅威夷落周平淮浦未滅徐戎唐中葉不能清
河朔戎馬之塵宋盛時不能取夏州彈丸之地
然猶揆張鴻號鋪侈駿聲以準

清時洵躋前古茲者肇修軍志臚紀

宸謨揆諸經文則雅頌以告成功之義稽諸史
例則通鑑紀事本末之編溯

禍牙徵發之初底

偃伯武成之日蓋俶擾者十有六省披猖者十有五年其黠鷲則甚於赤眉青犢之徒其孳萌則夥於方臘曹成之衆跨州連郡儼羽翼之將成襟江帶湖幾牢膠而不拔鴟鳴狸嘯已徧蹶通報德之維蟻國猴冠敢竊宇宙柱天之號此蓋仰賴

天戈仗順

廟算籌全張網羅賢不限以循資之格鑿門遣

將不撓以中制之權不臨陣易將而奪符不恡
賞惜官而刊印南人使船北人使馬不違地以
遷良衢地則合圍地則誅不隨方而浪戰盜兵
軫

念不舉獻俘受馘之儀倒戟歸

仁不用伍畀曹誅之法軍書駱驛而春千秋籥
不廢修文度支浩穰而丁算口錢不聞加賦
前光垂憲

繼序紹

聞用能

蒼緯孕精

珠鈴制勝下湔慘黷上答

光靈

文母冠十亂之勲

湯孫建四方之極

鈞臺誓衆瞻

禹迹之重光

鄗邑升壇告

炎符之上瑞北征六月南征采芑

煥景命以

重熙內治天保外治采薇播休聲爲

大愷臣等依

光丹地載筆蘭臺實均慶於普天敢竭誠於測
海繫年繫月知

整軍經武之有方

不顯

丕承著

保大定功之有本守難於創繹魏徵敷對之言
安不忘危鑒宣聖繫辭之訓訂長編四百廿卷
寶笈常輝祝

鴻祚億萬斯年金甌永鞏東南尉而西北侯定
皇輿一統之經

天地闢而

日月光上

帝世六符之頌

恭

進劄平捻匪方略表

欽惟我

皇上抱表體天

握機括地八紘瑞玉車書鍾明備之期

七緯文鈞

律度邃緝熙之學

濬哲纂

放勳之業窮奇借禱杙而誅

紹庭率

昭考之規郁里繼淮夷而靖受駿厯而九圍式
湯鉞除殘斷鼇足而四極安

媯簧幹化崑崙薦版况中邦堂奧之區

招矩收鋒還率土壤衢之樂昔

平江左陋七策於隋書今

定淮瀆誦二篇之柳雅譬如錫圭導水而岷山
積石有南條北條之殊迎筴占星而竹筭天猿
有青方白方之異

紫極明潤則祲氛循次而銷鋒

黃輿乂安則洪洛分趨而伏軌

奠三靈而拯水火是曰

寶慈

光四海而通神明斯爲

適孝衍

乾坤之策擬周易之有下經颺

神聖之功分虞書以爲二典原夫房心之分徐
豫之交淮潁下游海岱西境南連南豫東走東
蒙畫河山兩戒而適界中央歷南北六朝而常

爲戰地山川盤互風氣雄鷲人習椎埋戶高搏
擻矯虔亂紀往昔同符陽夏鳴狐彭城戲馬龐
萌李憲借銅馬以稱戈尹禮闕宣乘黃巾而樹
幟唐憲圖治而淮西拒命者四十年廣明不綱
而冤句弄兵者六十萬世爲巖邑俗等互鄉已
久漸翔治之

皇風猶隱伏崖柴之故態越人揭篋借客彎弧
突鬢縵纓危冠利劔故嘗授健吏以潛柔其爪
距宿牙兵以默寓其維婁自瓠子決流宣房未

塞尉陀峒強魁結稱兵際元二之災年階萑苻
之厲梗察眉雖識傳桴鼓而先逃聖面成禽響
帶鈴而奪去數百人爲一捻捻各有旗數千家
爲一圩圩各有寨旗雜糅而如蝟蟥之沸寨錯
峙而如蠶蟻之屯淪牡者號將軍摸金者呼校
尉九千徒衆分領莫邪之都十五健兒便作難
當之賊毛面絳頭之狀浮雲白雀之名來則呼
嘯沸天去則燔燹赤地豺頑當道燕餒巢林據
渦口爲安窩視梁郊爲熟路向平原而馳驟空

設蘭防介四省之邊陲幾同甌脫釋兵執耒伏
戎則李密騎牛蹈釁擊虛出穴則王良策馬雖
復羊分九牧士募三科稍鍛羽毛未探要領
文宗顯皇帝憤其敷虐閔此仇離琅鐸專征荆
幡聲討練民兵爲犄角發曠騎爲游軍畫圻固
封堅壁清野鴛央製陣指枉矢以鋒摧羸子名
軍望靈旗而膽落準備焦原撲燎射梁楚之黃
星正逢天塹揚波晦東南之紫氣輸情通款甘
爐火以乞憐助虐增驕怙輔車而自固其意則

市中假虎其形則桀上連雞彼儼爲响沫之涸
鱗此實作兩端之首鼠雲麾壓壘彈羽張羅乃
指斗而誓天願捧鞞而伏地劉鋹執挺慣作甘
言孟獲還營仍藏辛螯捐埋多變反噬孤恩入
金鑑而難欺

振靈夔而決戰知我軍如羅掩雉急則抱馬而
歸誠知賊勢如鞞繫鷹緩則增陴而善背焚巢
可待不容鼓子之降解網已寬終正三危之罪
起雲中之故守將韓厥之新軍騰組練而接陰

殷柝鞞而聯響鳳陽城雌軍奪氣一丸難封臨
淮關大將懸權八面受敵千羣代馬振批亢之
勢於曹南二廣楚師成折首之勳於境外布成
勝局砥就神鋒徒以吳越一星未清餘沴文昌
上將尤急攻堅如劉裕北伐而海寇內訌如李
晟收京而懷光議後奔南備北議守謀攻致僵
蹙之梯芟延營魂於漏刻

丹浦之神旌方展待戮九嬰
蒼梧之僊馭難攀空還八駿

皇上迪光纂葉

龔慶提釐

誓師而

日月照臨

卜將而星辰感會

密須車鼓震

豐水之聲威呂伋干戈奉

南門之號令

有娥綏祐爰基

桓發之規

開母鑄華曾贊

平成之略元戎

申命

天屈龔行西平則繡帽臨軍任城則黃鬚表勇
黃間青角開二十石之神弓紫燕紅陽分八千
人爲驃騎碣磔礮發崑岡烈石之聲子母銃然
湯谷流金之燄馬中赤兔天上將軍曳落河絕
地而飛鬪骸臺切雲而起高頰統九十總管嚴

若負霜樊噲禽十三將軍迅於沃雪礮投卵碎
一戰降七萬人弩疾縞穿終宵馳三百里雖落
星芒赤竟完馬革之忠而沸海波紅盡拔鯨牙
之刺星流波迸幕捲巢熏蓋賊之精銳皆亡而
賊之腹心已潰函車獸獷既無可負之嶠失水
魚窮姑躍已焦之鼎遂乃跳跟河沛奔突燕齊
西過漢中東窮海表前行副騎後乘鹽尸灰不
灌而重然沙以流而善走于時樓船下瀨已報
平吳旗鼓出陘并兵擊楚慶緒以稽誅之孽種

惡木生槎蜚廉以逋竄之餘生隙光因熱蛇身
軼首判東部西部以分流龍翼雙飛設左甄右
甄而進討貉子貍獠子獲世濟其凶句兵捍刺
兵搏人自爲戰畫鴻溝之長塹難制觸藩移赤
堊之純鈎竟窮補履將來萬福風聲播草木之
名軍有臨淮營壘改旌旗之色上金城之戰略
扼玉壁之要衝開偃月之營置撒星之陣霜鋌
透甲有二丈五尺之纏矛火器連珠如一發十
枝之神弩歎山欲野搜鐵獍於園中陰雲陽開

覆醢雞於甕底迸竄過穆陵關下鼠入角端追
奔到陽主祠邊豆銜牛口囊沙秘計渡濰飛韓
信之軍閒道奇兵入海失田橫之路醜類殲旃
於劇縣若網絕流元凶遇伏於高郵如杵投曰
凡此奏膚之效悉由

廣運之神然而淮陽雖就救安關內尙煩獮
方擬馬隆之西討適逢項羽之東歸卜竇充翦
滅之相仍聞騰遂益兵而輒喜驛騷三輔汎濫
九河

皇上知殘賊之貫盈戒遷延之師老虎符趣戰
龍武發兵五諸侯伐楚出關十餘壁臨河救趙
建蕭鈇以發艾秉羲燧以銷冰晝地爲牢因河
爲洫一斥一堠高闌羊馬之牆四正四隅寬布
烏蛇之陣蟻旋磨上兵十則圍鼠鬪穴中人百
其勇戈船截浦望楊素若江神刀雨飛空呼高
昂爲地虎觸機落羽蹈穿摧牙驗鼻死俘掉頭
生致潰逃放仗掌拒膏鋒惟勝殘久惻於
皇情故祐順兼滋乎

天贊驅灌壇之風雨三日爲霖決淮堰之蛟螭
百川到海冰蠆擊鼓龍伯揚麾左陷澤中右縛
鼓下木罌難渡眞看鼈令浮尸血杵同漂終使
楚囚流漢參旂河鼓高臨洗甲之銀潢黃道天
街滅盡如旗之蚩霧竊惟此賊本同草竊素鮮
籌謀宜冠以無賴之名絕不作白頭之計以視
弄兵桂管則狼荒并廢冠裳較之攘據石頭則
天險尙無衣帶然其衆如馬牛之量谷其凶如
蝨蟻之殘苗堅城不攻梟鋒莫挫得地不守鹿

角難圍鷓有九頭殲其魁而黨不滅蟲生百足
擊其尾而首不知剽疾則卷旗滅竈而難追冥
行則燒棧斷橋而莫遏故擊之視粵匪爲稍易
滅之比粵匪爲尤難其始禍不過什伯爲羣及
盪平豈止五十二戰自非

璿圖祕運

威柄高持縱勞奔命以曠時詎克掩羣而獲醜
櫛髮鋤苗之候撤屯銷戟之辰鄒魯誦絃梁臺
歌吹宋不塞夷庚之道陳不興堙井之波潁水

濁而復清芻陂荒而還熟蔡州歸化方飽粥飧
汴泗交流不聞鼓角宛市絕綠林之警壽陽無
白馬之謠曲阜之東郊開申息之北門啟妖殲
曹社弋雁無莪浪靜濠梁觀魚知樂築譙東之
精舍士盡讀書過苦縣之故墟人思問禮濯舊
汙而變獷起凋瘵以趣耕磧垢滌郵餐和飲化
刑牲告祭如瞻

原廟之衣冠

瑑冊承歡加進

璇宮之馨膳

文克開而

武應受知

聖人繼述之心韋旣伐而顧亦平皆

帝命不違之眷銘燕然而闡

烈用攄宿憤於

山陵縛劉闢而獻

功益愴

孝思於

遵俎祁連造冢

倦懷昔日之鼓鞀傳穴搜巖光輔

清時之鼎鉉朱鷺鏡吹金雞赦書穀蒲班爵之
禮成杖杜勞還之詩作水衡之錢織室之錦駢
香於

賞軍銀青之綬金紫之魚汪淪於

錫命鴉音革戾

綸書安反側之心烏尾憐逋

玉燭照逃亡之屋歸德鎮建牙設戍虎在山而

藜藿安雉河集置縣築城鴻有宅而桑麻殖人
祇並豫諧變交臻洵景煥於圖書將蕨蕤於史
牒恭承

天語編述兵機踵

累朝金鑱之成書代律署黃神之凱樂寫綈給
札領局然藜油素積盈汗青斯蕝分卷三百二
十如畫地而圖成閱時十有八年如編珠而繩
貫

軒經龍首呂策豹歿戊己屯戍之章甲戌芻菱

之誓丙子火車之算庚辰水鬪之符

先朝之所旣載

嗣服之所耆定南軍北軍之徵調東決西決之
橫流羽林搏擊之場虎幟招降之地蝥駢所以
分合狼貙所以化生白波黑山之殊名罔象夔
羊之異種羅蒐羣牒燭照一編考之而得中原
肩髀之提綱循之而籌繡壤錯牙之控馭鑒之
而足懷螢燭焚林之戒究之而可知蟻隄防潰
之方覽之而念衝撓鋒鏑之艱難撫之而思煦

養蒼瘼之有道固將折筮咎以威八表信可敷
衽席而奠兩儀宴清東海之鯨鯢震駭西傾之
鳥鼠此

皇上所以運斗車而康神鼎禋社首而會爻間
者也臣等叨預樞機忝司寫定銅籤報夜親聞
咨儆於宵衣

華蓋承霄更仰

持盈於秋駕紀貞觀之政要才謝吳兢勒浯溪
之頌聲懽侔元結

春賞秋罰循元化以闕

天

河苞洛符罄愚忱而繪

日從此葉榆

畫斧譯成四字提官行看葱嶺挂弓更篋

三篇泰誓

答揚

光訓億年韜

顓頊之文戈

受此丕基萬國戴

重華之玉斗

座右箴

誠意

心發爲意善惡將萌存理則裕勿使私榮幾微
克謹僞妄不生以端厥始閑邪存誠

正心

天君泰然顧諟明命思則得之百體從令其平
如衡其明若鏡順應無方動必以正

修身

維家之則端本一人無偏無倚盡制盡倫克正
好惡不輕笑嚔助哉勿懈思永修身

齊家

家本在身齊始於修言誠行僞門內貽羞整躬
率物取法有由型仁講讓式好無尤

忠君

惟皇踐祚雨露均勻含齒戴髮同荷深仁况膺
職守措笏垂紳寅清自矢能致其身

孝親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顧復深恩天高地厚何以報之惟孝惟首奉養服勞瞠乎恐後

謹言

德功與言立三不朽白圭可磨惟言則否雖駟難追如瓶之守試觀金人三緘其口

慎行

行成於思道在知幾作事謀始獨防其非經權常變不逾範圍思艱圖易謹小慎微

去奢

十里錦帳五尺珊枝不能禦體不能療飢何如
返樸崇實爲宜欽哉大禹是卽我師

尙儉

紛華務去靡麗胥捐澣衣濯冠自適其天量入
爲出心志安然儉而得中止而不遷

敬賢

惟德堪欽惟善爲寶見賢思齊修學務早視如
準繩奉爲師保負屨擔簦藉資參考

遠佞

無礙辯才禦人以口屢憎於人誰職其咎巧言如簧不可與耦去之若浼掩耳而走

勤學

卓哉大禹尙惜寸陰矧茲後學茹古涵今技擅雕龍帖寫來禽學問之道求其放心

納勸

良藥苦心乃利於病忠言逆耳乃利於行從欲則危從諫則聖有唐太宗以人爲鏡

改過

在昔成湯改過不吝維今之人防維宜峻勿謂
小疵克治必迅勿謂幾微姑容當慎

擇交

以友輔仁情誼自厚比之匪人徒耽卮酒平生
之言要何能久雖無所挾交遊不苟

戒殺

飛潛動轉造物生成一飲一啄與我無爭非供
孝養非佐粢盛勿傷厥命以遂其生

放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任其所之心卽福田至聖
鈞弋網宿胥捐珠環有報千古昭然

勵志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艱鉅自任逸豫不紛希賢
希聖惜寸惜分抗懷千古意氣凌雲

守身

作甘箴言守身爲要起居有常精神勿耗式飲
式食無偏嗜好履薄臨深斯爲至孝

重修福善禪林碑記

佛以空訓人山河大地一切空之何有於居邸
西有僧伽藍乃諸天栖神清淨湮久不治爲佛
之鄰者竟陌而不恤則德恐成孤立已爰命都
料循其舊規虔爲整理非徒尙觀瞻已也並系
以偈曰有古佛刹在居之西大放光明曜我璇
題阿育王塔八萬四千一夜成造茲何擬焉將
膺多福厥維至善名以銘心禪宗重闡

重修古佛殿宇碑記

漆吏曰此身非吾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此生
非吾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易敝者身不敝者
神惟易敝者弗令其敝非具大智力顯大神通
者不能達摩西歸祇遺隻履神秀北住罔念三
衣以漢明帝之誠也飛行徒夢其容以唐憲宗
之感也片段空迎其骨承金臂迦葉外誰指雙
林布金沙給孤後誰躋十地茲修何福德幸許
飯依白日飛升勿謂無是肉身成聖眞稱希有
百蟲亡其門戶一鶴怖其光儀目之曰古遠邈

難稽尊之曰佛慈祥可接僂乎其若有見愾然
其若有聞福佑我蒸黎恩覃我下土曇雲蒙其
芘蔭巖雨沐其醍醐億兆生民爭傳活佛昔大
檀越剏此伽藍也匠得獲精力肆塗墍之技工
稱預絕神運斧斤之奇棟宇簷楹輝煌典麗亦
云備矣迨其世異年湮金凋碧滅厯落宮鈴郎
當咽占風之韻模糊壁畫顏色涅淋雨之痕動
一方之觀感慨十笏之陵夷小集版築之役大
倡珠玉之捐再拓雞園重光鷲嶺接旣往之緒

結將來之緣是知山不得師山終培塿師不得
山師只禪那何能與三大士化顯處並稱高廣
於閻浮也

自題陰騭文圖說兼示澂兒

書曰惟命不于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福善禍淫昭然不爽維今之人見善未嘗
弗爲也無如爲之不力見不善未嘗弗改也無
如改之不堅粉飾因循終歸何補予嘗於公退
之暇虔讀

文昌帝君寶訓並舊刊陰騭文圖說覺言言妙
劑字字驚心冀之曰或鼓舞之意深禁之曰毋
警戒之意切拯迷途於覺路眞救世之慈航轉
苦海爲福田實濟人之寶筏雖頑夫稚子一見
了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惟鋟版日
久漸形漫漶因做舊本另繪其圖命澂兒敬書
其說願效其實勿博其名几杖盤盂恆觸於目
箕裘弓冶每塵於懷自能積善有餘慶天必錫
以純嘏爾其勉旃鑒茲勿怠

重輯樞垣記畧序

我

朝以武功定天下開

國之初經

特簡王大臣參贊密勿羣策羣力勲業爛然久
已載在史策雍正年間始設軍機處宣

綸綍司出納而典章益臻明備焉閩梁芷林中
丞充章京時撰樞垣記畧一書爲門七爲卷十
有六分類排纂具有條理蓋仿宋麟臺故事元

秘書監志等書之例惟其書成於道光壬午迄
今已五十餘年制度相沿因時損益

三朝除擢旣不乏人

恩遇之隆尤多異數非及時補纂何以徵文考
獻垂示來茲予仰蒙

宣宗成皇帝恩勤教誨講讀

三天於

國家掌故幸得稍窺涯涘

文宗朝命直樞廷

穆宗嗣統荷兩宮

皇太后

皇上鴻恩侍直如故十餘年來從公昕夕暇則披覽載籍凡

朝廷行政用人諸大典益得資所考鏡爰屬章京朱智等詳稽檔冊依原書體例重加修輯其訓諭

除授

恩敘規制題名詩文六門今增十二卷合原書

共爲二十八卷謹敘其事於簡端

墓誌銘

并記光緒元年十一月爲次女作

嗟乎吾初不料汝之遂居於此也方汝之卒吾固匆匆未暇爲汝謀葬事乃歲月倏忽距於今已十四年當汝之始生也爲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三日辰時其時親鄰來賀多謂汝豐頤廣額可以享福澤而登耆艾乃汝遽於同治三年二月病竟以二十一日巳時死嗚呼人事固有未盡耶抑天事固有定數耶而汝遂長往耶汝卒

之四月而汝弟濬生閱二年而濬又死其殆汝之靈不昧而故託伊以來耶然無端而來又無端而去抑何必爲此一見再見以重傷吾之心耶其當皆歸於命耶汝弟生之一月蒙

恩封爲輔國公今將葬之於昌平州翠華山之原而畀以汝祔於其上又懼汝之無所表於後世也乃樹之碣而爲之銘俾後世以吾之故汝二人之墓胥勿樵蘇焉則汝雖死殆亦可以無憾耶銘曰汝生五載汝死千秋我銘此石天地

常留

樂道堂詩鈔目錄

賡獻集一卷

帖配懷音一卷

廣四時讀書樂詩試帖一卷

幽風詠一卷

正誼書屋試帖詩存二卷

樂道堂古近體詩二卷

春帖子詞一卷

樂道堂古近體詩續鈔一卷